感謝良醫

遷啟者鄙人於本歲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兼起白點日益愈烈水漿難下初就醫於存仁醫院約經一週未見稍減後改服張君藥僅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為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靈

智育影院

十月八日起演

火燒平陽城

大光明

十月九日起演

熱的青春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遼王鬧
報　新湯　通張學
良　黑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托國出洋　學
良遊歸　生齋上路
花先賤　文聖街
哭吳　捐款　劉
鄧兩軍大戰沱河

成都新聞經售

風流小生

本日出書

請購書諸君

憑券來取

每冊實洋叁角

外縣郵票代價寄費歡迎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壽年十三歲

笑。真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鈔。笑得你腰痠淚吊。滑稽確不大瞞。甚麼東西聽我哀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壽君送我的茲將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德壽君讀書努力

笑俗謹謝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月九日（星期二）

成都新聞

第伍貳叁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學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二百錢買本報一張可得兩角至兩元利益

成都國民日報社 雙十節征求基本訂戶

優待卷

凡將此券剪下連同郵費書明下列人名及收報地點寄至成都春熙東路第卅號國民日報社發行部訂閱本報一份除原定價自折扣外再以八折優待

姓名

報費（每月一元）外埠每月加郵費二角

期限

收報地址

限廿三年度有效

孔子史畧

（笑）

（續）

年至四十二景公欲以尼谿封晏嬰沮之，遂不果，孔子返，而不淹留，胸懷朗澈，絕不搖惑其素志，五十，宰中都，五十二相夾谷，五十五復治魯，齊人懼，以文馬女樂饋，君臣溺焉，因作歌去，五十六過匡被圍，師弟鼓歌，曲終甲解，非深知天命者，不能若斯之泰豫，六十二絕糧陳蔡間，七日絃誦不輟，生徒問答自若也，殆所謂耳順時者非歟，六十七自楚返衛，居衛五六年歸純任自然，應因志合者，其在斯時，而臻於化境，雖未採卿相尺寸權，而空山風雨中，其遺留之學說與治術，至今如聞其緒論也，

孔子六十八歲，知魯終不用，乃追溯三代之禮，序書禮經，語魯太史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又喜易序彖繫卦文言，讀易至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七十三卒，後人尊之曰「至聖」，（完）

美腿

健康美。兩條腿。當然非泥腿。亦非飛毛腿。更非拳家之潭腿。以及外國之火腿。破天荒是美人腿。兩腿表示健康美。黃金難買美人心。紅花先傳美人腿。昔畫美人不畫足。腰下長裙裙地委。好一似神龍見首不見尾。一變再變模特兒。裸體高尚原人類。火齊無勞記秘辛。水經可注防天癸。果然真善美。天生曲線腿。是名摩登腿。亦即現代腿。歌踏真逢赤脚仙。丫頭錯認黃毛婢。節節高來步步嬌。進一步想一步退。前身價伎裝修。足下工夫多破費。指甲紅斑染守宮。肌膚白玉羞翠翡。蔻丹之膏雪花粉。香水薔薇露玫瑰。萬萬千千品舶來。吸去千千萬萬幣。本道改良強種族。國民之母母萬歲。可憐勾攝少年魂。多少牡丹花下鬼。於戲健康美。南無兩條腿。（東）

巴黎女子之摩登裝束

粉撲口紅藏襪後　足爪之上畫蒼蠅

巴黎有名之龍驤跑馬場最近發生極富幽默之兩種事實，其一即巴黎美人蔣奴於長筒襪後跟，縫一口袋，將粉撲及口紅納諸袋中，其二則似蔣奴之女友，該女雖不著長筒襪，然所穿襪子，則為極精巧之人造絲襪，彼姝於足爪之上，繪精細而明朗之蒼蠅，職是一故，據傳逐彼姝親切獻媚之男子已下十四五人。

王洪濤

博士信箱

（問）我籍隸中江，年交二十有三，在鄉已娶妻但為麵包問題，單獨寓寄省上，以博青蚨，夫婦年聚二次，多則勢所不能，所以現擬在省徵求一個十八歲以上二十八歲以下的義姊妹，以作花前月下的伴侶，未知在此成都的一角，可有應徵的麼？請你先生賞我一個答覆，並作紹介為荷。（青雲生）

（答）夫婦之道，必須公平。你應當先替尊夫人徵求一個十八歲至二十歲的義兄弟，以作花前月下伴侶，然後再談自己。

（問）我的父親，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性情很粗暴；在我讀書，工作時，常受其吵擾，有何方法阻之？請博士賜教。（受苦者）

（答）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他因為沒有讀過書，所以不懂得你讀書時，不應在旁吵擾。此事，你不應當可憐他，怎麼反而憤恨？你若沒有父親，你讀書的錢從那裏來？他不使你讀書，你豈不和他一樣的目不識工？

▲戲台聯

白虹

憤予所見戲台數聯，其值得一舉，惟作者何人，郤無可考。嫌續貂，膽附於後：

（一）開場即是收場口，看戲無非作戲人。

（二）佛說富貴貧賤，原平等相：作一切悲歡離合，如是觀。

（三）是局中人，走那裡去；凡天下事，作如是觀。

（四）要看早些來，大關節全憑起首：且聽完了去，好結果盡在後頭。

煙王點狀元

第三幕　慶功

（王白）橫丞相（總白）臣（王白）可傳孤詔旨。命居之安速備酒筵。與狀元慶功。（總白）領詔。煙王詔下。命居之安速備酒筵。與狀元公慶功。（內白）（領詔煙王上坐。尖與衆臣分坐兩傍。雜上酒肴細吹打）（王白）內侍（侍白）臣（王白）傳玩雜技的。入宮奏技。與狀元慶功。（侍白）領詔。煙王口詔下。傳玩雜技的。入宮奏技。與狀元慶功。（內白）來也。（上雜乙持柳連柳上唱）衆位先生不要忙。柳呀柳連柳哪。聽我唱個胖大娘。荷花柳點連點海棠花。這個大娘有好胖。柳呀柳連柳呀。兩個奶奶丈二長。荷花柳點連海棠花。屁股就像斗筐樣。柳呀柳連柳呀。金蓮八尺是橫量。荷花柳點連點海棠花。那日行走肚皮漲。柳呀柳連柳呀。窩堆胖屎在路傍。荷花柳點連點海棠花。大娘轉身我不唱。柳呀柳連柳呀。在說三個鄉廣廣。荷花柳點連點海棠花。看見胖屎齊稱賞。柳呀柳連柳呀。三個廣廣看端詳。荷花柳點連海棠花。大哥認成檀香木。柳呀柳連柳呀。二哥認成灌香糖。荷花柳點連海棠花。唯有三哥認得好。柳呀柳連柳呀。三哥認成猪饟腸。荷花柳點連海棠花。（未完）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

（157）

第一回　鶯叱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我來早了不對。那麼我先回去。四點鐘再來。金英忙扯扯他的衣袖。笑道。密斯忒陳。我說話。你多心了麼。哼。你不是跟聽差生氣。是給我看罷。陳達夫拉着她的手。笑道。金小姐。你別往下說了。我先問一問你。你的電報稿底擬成了麼。給我看看。明早就發出去咧。金英給他一問。才想起自己睡得糊塗。起來已是午後。忘掉擬王伯年的電報。反笑不可仰道。壞了。我昨天跑出一整天。回校時已半夜。睡到今天午後。犧牲了半天功課。甚麼也沒有辦。不用說擬電報稿了。方才又祇顧練習披亞娜。更忘在九霄雲外。不是你說。我真想不起來。陳達夫也覺可笑。吸一口烟說道。你真是大小姐的脾氣。這事是你自己的。非同等閒。怎麼就忘了。虧了我給你記着。若在別人。誰還將你提醒。金英最喜聽人家捧場。見陳達夫一說。又笑起來道。密斯忒陳。就煩你代勞。替我擬一張電報稿罷。我實在懶得動筆。左不是問他要錢。沒有旁的話說。陳達夫笑道。這可不是鬧玩。電報和書信個人都有自由。我豈能代勞。請你自己擬出一張底稿。我去照拍好了。說着摘下西裝兜上一支金練自來水筆。拔去筆帽。又取出一本日記本。翻開一頁。要她去寫。這一來弄得金英急出一頭香汗。接過一支自來水筆。絞了半天腦汁。祇寫出百十多字。寫的皆是日常信件用的俗套。正文一個字還沒有寫。賭氣拋下筆笑道。密斯忒陳。你饒了我罷。害苦了我。我素常本不愛寫信。這張電報稿尤其難擬。寫了這百十個字比考試還難。出了一身汗。就煩你替我一寫。算我不行罷咧。陳達夫接過日記本看時。却是寫的甚麼天氣冷冽。你要加一些衣服。說不上半句話。又是個伯年先生。陳達夫噗哧一聲。笑了起來道。你那裡是在問他要錢。分明是在給電報局招攬生意呢。金英斜着眼道。不曉得。別人請你幫忙。你還要挖苦人家。陳達夫笑得哈哈的道。誰在挖苦你。打電報。注重的是簡捷。像金小姐這樣左一個伯年先生。右一個伯年先生。再寫幾個伯年先生時。小戶人家都够一年糧食哪。金英鼓着兩個腮兒。將自來水筆。擲到達夫懷裏道。誰給你說那些空話。陳達夫極力忍住笑。將他手拉了轉來道。莫惱。我給你寫。我給你寫。

成都 長發和號
專門 白蘭二十八 五香二十 每斤 零售 蘑豆豉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減價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本日演唱（點狀元）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段 蕃館對門製造廠樓上貴金窟 售店建南土漂
煙一杯二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精美印刷 價值低廉
同樂印刷社
石印廣告商標 計文證卷 書禮執票 股票名片 照片等件
出品迅速 現期不悞
住成都棉花街九十四號

克淋濁白康
進化大藥房出品 不拘新起久患 一服此藥即上止痛止濁 三天痊癒 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當藥房 華陽藥房 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 如登廣告收效必宏 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 餘類推 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回 鄭鳳嬌大破五鬼陣 墨賽花智賺白巧爾

林登宋洪，早已聞警號至，督率着健兒，抄出土山前方，抵擋賊軍，林成芬高天佐，方才掩擋，林登宋洪，已驀地捲來，兩軍相遇，即行肉搏，月光下血肉橫飛，衰草裡人翻馬仰，林登舞動偃月銅鋸，直向盧軍捲去，高天佐林成芬連環迎敵，尚支持不住，宋洪指揮士卒，直抄出賊軍後面，將高林二人困在垓心，喊殺聲浪，震得山谷皆鳴，墨賽花鄭鳳嬌，率領健婢下山回營，何朝鼎引着弓箭手，悄地裡來截墨賽花歸路，却不料徐羣，聞聽探軍傳報，賊營軍馬移動，誠恐林登宋洪人少勢弱，不是賊軍敵手，復飛調鮑奎龍顏子章，前往增援，顏鮑二人，牽着健兒，喇叭急走，來援林登，恰與何朝鼎相遇，兩邊健兒，一聲吶喊，鮑奎龍當先躍馬，舞鞭衝出，顏子章挺槍繼進，何朝鼎猝不及防，到猛吃一驚，急令健兒後退，拔箭齊射，鮑奎龍不俟何朝鼎軍後退，即已衝殺了來，何朝鼎大怒，掄鎚便打，顏子章恐鮑奎龍有失，也挺槍來取，不一會壽山復來，兩邊軍馬，齊聲吶喊厮殺，戰至天明，始各收兵，林成芬高天佐，狼狽殺出重圍，會合着何朝鼎壽山，齊回大安，見了魏朝賢，備述一切，魏朝賢不由憂形於色，即召集各家蠻王，以及偽秦文武，於聚英堂會議，盧杞聽說羅燕親來探陣，也吃驚非小，大安武將，俱主張與唐軍一決死戰，勝則席捲中原，敗則退守海島，文官則主張死守大安，以老唐師，各家蠻王主張，復紛紛各一，盧杞却只憂着羅燕不除，終屬大患，魏朝賢道，這都是後話，據朝賢觀測，我軍現時銳氣未墮，敵軍則盧擁重兵，難越寸步，更兼現時徐羣新敗，蒲鸞英病魔，密陀禪師仙陣，即將成功，若我軍反而自相擾亂，則功虧一簣，殊屬可惜，依朝賢愚見，現時只有緊守山寨，俟密陀禪師仙陣成功，朝賢願乘將軍俱與此山偕亡，乘將一齊道，某等敢不遵軍師將令，盧杞道，此山固若金湯，孤尚無慮，唯羅燕老兒鬼計多端，知兵善戰，孤覺可憂耳，崆峒國王太乙三郎霍的站了起來道，陛下勿憂，小臣不才，願借三寸七首，取彼首級，盧杞大喜道，孤久慕賢王，武技超羣，矯捷無敵，若此番往取羅燕首級，直若探囊取物，功成轉瞬耳，魏朝賢本欲阻攔，但想着崆峒國王武藝，唐營中確無敵手，縱不成功，也決不致貽誤大事，便也隨聲附和道，賢王提三尺劍，奮探龍潭，賢等願敬一杯酒，以祝功成，盧杞以及在坐諸將，齊皆大喜，魏朝賢即命小校備宴，為崆峒豫祝成功，大安山上君臣痛飲，暫且不表，在言唐軍中，墨賽花，鄭鳳嬌，回返大營後，略事休息，即來軒轅廟，謁見羅燕，備述探陣情形，羅燕聽着，不由蹙鎖雙眉道，如此計將安出，墨賽花道，傾據探報，賊軍精銳部隊，悉移守此陣，賽花逆料，我軍若一鼓將此陣擊破，則大安轉瞬可下，唯現時蒲將軍仍昏迷不醒，傾接張將軍驛報，病反加劇，我軍缺一大將，動徹掣肘，故賽花愚意，須急速拜請名醫，使蒲將軍立獲勿藥，然後再大舉進攻，俾賊首尾俱亂，方可無虞，羅燕道，蒲將軍係受邪魔所侵，凡藥豈能奏效，且浙西復無名醫可聘，又將奈何，墨賽花鄭鳳嬌也各束手無策，這時適值墨庭玉隨侍賽花在傍，便道未知金華陳述子，此時是否尚在鄉間，前次盜取參仙血時，陳曰昇和尚不是說他兼習口解之術麼，何不請他來試試，或蒲將軍得復本性，也未可知，墨賽花猛的醒悟道，是了是了，那陳述眞潛居深山，久聞得他有五雷正法，或蒲將軍瘋魔小疾，不難立獲痊愈，羅燕也欣喜道，如此，誰人能往去邀請呢，墨少將軍，前次曾到過金華嗎，墨庭玉道，末將曾去過，前次是蕭老英雄，同韓參軍一路去的，羅燕即命侍衛，速傳蕭老英雄來軒轅廟籌商大事，不一刻，蕭方即已到來，

大明廿七俠

一五七

第四十四回 會開無遮奇淫演怪劇 樂譜鄭衛輕曲奏霓裳

話說白秋塘初到灤河，孟氏弟兄頗於暗中戒嚴監視他行動，防他洩漏機密，後來見他很是忠心，并無雜亂思想，為收羅人材，結納其心起見，特將婢女，雲霞認為妹子，嫁給白秋塘為妻，白秋塘感恩知己，無可為報，於是便給孟氏弟兄，想出不少的惡主意來，訂下嚴密約章，組織大規模，有系統的結合，分部下為若干股，每一大股，附屬若干小股桿首頭目等衆，都直接受制於大寨，便是打家劫舍，擄人勒贖，也都有一定的方法，總而言之，不過是遵依綠林規則行事，尤其是兎子不吃窩邊草，百里之內，不做買賣，白秋塘因知孟皎孟曙哥倆，生性奇淫，往往千里獨行，到名城大邑，鄉村街市，實行採花，又知他二人在灤州城外，孟村相近，瞞着他大哥二哥，另築有精美的別墅，畫棟雕樑，花園亭榭，極其美麗華富，內有一間廣大的密室，四壁均用玻璃嵌就，裏藏有種種不可思議的奇妙，這住宅內，淨養着些孌童美女，完全係由外方擄來，或是用銀子買來的，也有良戶人家的子女，也有樂戶人家的姑娘，和唱戲的花旦，故此窮極淫佚，白秋塘雖曾聞知，可惜只有耳聞，未曾目見，至於身試的兩字，那可就只好如莊子化為蝴蝶，因此於感恩圖報之餘，兼懷一窺芳窟之念，遂將柳文和所傳的製配春藥的方寸，取將出來，講到柳文和，既做醫生，當重道德，怎麼會將這沒出息的單方，傳給朋友，遺毒社會呢，原本當他和白秋塘交游的時候，少年相聚，一見如故，在酒酣耳熱之際，大家無所不談，既不是道學先生，自然所說言詞，不入軌道，於無意之間，研究到房事上去，白秋塘是深心人，當時便問他，如果陽萎早洩，有無方法，可以助興奮，并說或遇着美色當前，未免有情，而女子偏不肯相從，可有何藥，使之亂性，柳文和一時興到，酒後失言，竟說出幾個秘方來，白秋塘謹記在心，掉轉身來，却用筆寫下了，後來只因那些藥料太貴，非自己靠星相騙飯吃的措大，所能辦得到的，所以老是未能配齊享用，這時候，身居匪穴得錢甚易，因要想巴結孟家玉粉南金剛，遂按方命人到生藥舖內去配齊藥料，製成三種傷心病狂的助興迷性的春情藥餌來，送給孟皎孟曙哥倆試用試用，那知這藥酒藥丸藥末等三種物事，力甚雄健，本來春藥一物，是宗扶起不扶倒的東西，孟皎弟兄，正在青年力強之時，一得這藥力助興，嚇，可了不得，眞成了個金槍不倒，久戰不衰，哥兒倆試用之後，大喜過望，都說老白有趣，眞是個知己，於是對於白秋塘，格外的優寵有加，白秋塘借此機會，便探索二人的秘密，二人歡欣之餘，自然毫不隱瞞，將另築精舍行樂的所在完全告訴了白秋塘，白秋塘乘勢說出本人希望加入，一觀究竟的意思，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十九

第二回 老母穿高跟皮鞋 草稿入混元金斗

飛身取了電棒，急步走至馬桶側邊，一手揭開馬桶蓋子，打燃電棒，伏身下去，兩隻眼睛，對準馬桶裡面，詳細觀察，果然發見一張有字的稿紙，不由大聲叫道，不得了，不得了，這怎樣辦呢，太夫人正自驚異，以為兒子發了夾屎症，忽見他揭開馬桶，大呼小叫，便問道，你做甚麼，難道厠了蛔蟲出來嗎，我想你說的臟頭風，或者不致於發作得這樣快罷，王洪順道，就是你進來和我胡纏，叫我趕緊起來，我慌忙揩屁股，不料把草稿紙揩了屁股，現在半篇文章，已入馬桶之中，拿又拿不起來，怎樣辦呢，太夫人笑道，既是如此，叫老婆子端去倒了，叫她留心，把幾張稿紙拿出晒乾就是了，王洪順搖頭道，老婆子是無智識的人，怎可把文章交給與她，我非自己動手不可，說罷，放下電棒，飛步出房，在食堂拿了一雙筷子，然後打燃電棒，執着竹筷，把馬桶內的文章，一張一張的夾了出來，放在地板上，一共四張，夾完之後，又端詳一會，才蓋上馬桶，太夫人掩着鼻子道，眞是臭死了，你怎麼這樣不怕髒，就叫老婆子端出去倒，你一定要自己動手，現在弄得滿室臭氣，好不難受，王洪順只當不聞，也不答應，

（未完）